

仙侠  
情缘



# 云仙谣

因为你在这里，我不惜跨越千山万水；因为  
你在这里，我哪顾前路步步惊心。

白泽

实力作者白泽首度执笔古风长篇  
倾写最哀婉缠绵的亘古情缘

三千世界  
数万天神  
多少爱而不得  
荡气回肠亦不过不敢回首

忘川河畔  
三生石前  
任凭旁人欢喜忧愁

之于你我  
已是有迹再无可寻

战神一族无上帝姬  
奈何仙路坎坷初恋叛离

传说中的神隐帝君  
放下过往悉心伴她身旁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咪咕阅读

# 云仙谣

YUNXIANYAO

白泽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云仙谣 / 白泽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221-12036-6

I . ①云… II . ①白…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0498号

## 云仙谣

白泽著

出版人 苏 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胡晨艳

责任编辑 胡 洋 马文博

流程编辑 胡 洋

特约编辑 菜秧子

装帧设计 昆 词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

字 数 222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2036-6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2755298



# 云仙源

YUNXIANYUAN

楔子 / 殉情 001

## 【 绯错篇 】

第一章 / 喜帖	006	第十一章 / 意外	065
第二章 / 姐妹	010	第十二章 / 变故	070
第三章 / 新郎	015	第十三章 / 险境	074
第四章 / 剧本	024	第十四章 / 浴火	081
第五章 / 渡劫	028	第十五章 / 蛮荒	089
第六章 / 成亲	033	第十六章 / 凤夜	096
第七章 / 问佛	040	第十七章 / 兽潮	104
第八章 / 死结	049	第十八章 / 魂断	109
第九章 / 魔界	053	第十九章 / 归路	115
第十章 / 穷奇	058	第二十章 / 奈何	121



# 云仙譯

YUNXIANYAO

## 【月落篇】

第一章 / 对峙	130	第十一章 / 旱魃	189
第二章 / 落渊	136	第十二章 / 真假	194
第三章 / 混乱	144	第十三章 / 苏姬	199
第四章 / 责任	152	第十四章 / 心迹	204
第五章 / 新生	158	第十五章 / 条件	208
第六章 / 成神	165	第十六章 / 情愫	212
第七章 / 试音	169	第十七章 / 善良	217
第八章 / 争对	175	第十八章 / 尺咫	222
第九章 / 玄月	180	第十九章 / 天涯	228
第十章 /瀛洲	184	番外 / 试音之忆	235



帝江和青岚成亲那天，四海八荒的神族都携了重礼赶往天庭朝贺。

我脱下一贯穿着的战甲，换上最隆重的吉服，避开了族中四处寻找我的族人，独自走到了三十三重天阙的边缘。

寒风凛冽，云潮翻涌，传闻只要从这天界最高的地方跳下去，哪怕法力再高的神也会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

然而，正当我准备一脚踏空，一了百了的时候，却突有淡漠微凉的声音困惑道：“你为何会想不开？”

我应声回头，便瞧见一旁的伽蓝神树下，竟不知何时站了一个面容清雅的年轻男子。

彼时正值深秋，伽蓝神树的树叶已由春日的深蓝褪为浅白，不时有树叶顺着呼啸而过的冷风飘然落在他的青衫之上。他略微一扬袍袖，白色的树叶便若断翅的蝶，一一没入云海之中。

我泪目：“我爱的人，他不爱我。”

“难不成你死了，他就会爱你了？”

我哽咽：“不会。”

“那你为何还要死？难道你死了他就会回心转意痛不欲生？”他深深看了我一眼，沉吟道，“而且你在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默默地死，谁知道你是为他而殉情的？既然心有不甘，又迫切想死，倒不如寻个诸天神佛都会出现的场合，当着他的面，血溅三尺来得痛快。既能败坏他的

名声，又能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一举两得，死得其所。”

从头至尾他都没有劝阻过我，但他不带一点儿感情的应话，却恰到好处地点醒了我，并且打消了我的愚蠢想法。

我仔细琢磨了一会儿，总归现在帝江对我也再没有半点儿感情，若我当真从这里跳下去，会造成的最大后果也无非是被喜好八卦的太白老儿在《天庭纪事》上写上一句：帝江陛下少时风姿绝世，引无数神女仙娥芳心萌动，其宣布迎娶重明帝姬那日，神女仙娥纷纷泪洒天河意欲轻生，白虎族帝姬桑染更是身先士卒率先于清晨跳下天阙，成就一段痴恋佳话。

一想到帝江十有八九会无动于衷，而太白老儿则会顶着他那张满是褶子的老脸，笑得跟朵花一样地八卦我的身后事，我顿时便再没有了半点儿想要轻生的想法。

抬手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我站起身来看着他道：“小女子乃白虎族帝姬桑染，不知道神友如何称呼，如今又在何方高就？”

他见我既不打算往下跳，又不打算采纳他的想法，眉间略有憾色：“俗名碧方，高就不敢，不过是莲台山前的看门小仙罢了。”

我讶然：“你说的莲台山是不是瑶华帝君所在的那个莲台？”

他微微颌首：“正是。”

虽说如今天界都是由天帝做主，但身份地位最高的却是莲台山的瑶华帝君。

混沌初开，生灵万物俱无，天地连成一片，只在其间孕育着一株混沌青莲。

亿万年后，莲子裂开，盘古大神手执开天斧出世，因不满混沌中无穷无尽的压抑，便用开天斧将天地劈开。

这是凡间有关盘古一族最为广泛的传说，所以世人都以为盘古才是最强大的神。唯有四海八荒的众神知晓，由混沌青莲幻化而成的瑶华帝君，才是真正凌驾于众神之上。

之后盘古大神力竭倒下，天地已成，神界便开始真正兴盛，为巩固盛世太平，不少神族之间便开始通婚。虽然众神皆想让主神留下传人，

但可惜的是，不论是有才有貌者，还是种族高贵者，皆无一人胆敢直视主神的福泽，所以久而久之被各大神族视为香馍馍的主神，竟在这世道变迁的洪流中成了三十三重天阙年龄最大的钻石王老五兼剩男一枚。

传闻瑶华帝君姿容绝世，法力无边，曾有幸受他点拨一二者，如今都成为天界位高权重的巨头。起初我还怀揣着英雄梦的那会儿，也曾在莲台山附近晃悠过，只可惜那时候的帝君好像已经厌倦了终日点拨他人，早已踩着祥云去三千世界云游去了，所以我都未曾真正窥见过帝君真颜。

天道讲究因果，最忌讳欠人人情，再加之听闻他是瑶华帝君座下的仙者，我便伸手在袖管里掏了掏，准备送他一两件法宝感谢他的点醒之恩。

可掏了半晌也没掏出东西，我这才想起在我决定自尽之前已经把那些身外之物都留在了族地，还郑重其事地写了遗书分配了一番。

见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作为一个矜持的姑娘我又委实不好意思说什么他日再来拜谢仙君的话，想了想，突然福至心灵地想到先头花果山的孙猴子好像最喜欢拔猴毛送人护身，我便咬牙忍痛从后脑勺儿扯了几根头发。

乌黑的发丝落入掌心便化为白色的虎毛，随后我便将其郑重地交予他道：“虽说你是瑶华帝君的人，可他老人家常年不在天界，你位阶低微，若在天庭行走，难免会有不长眼的企图欺负你。到时候你若实在躲避不开，只要亮出这几根虎毛，他们就知道你是我罩着的人。”

他垂眸，似有些不敢置信地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虎毛，然后又抬头看了看我，扶着额头，好半晌没有说话。

我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特别善解人意地劝慰：“年轻人，要淡定啊，不要因为今日偶得异宝，便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抽了抽嘴角：“……”

那是我与碧方的第一次相遇，我想为我无奈的初恋殉情，他好奇我为什么殉情。

我是个多情的神仙，而他是个没有感情的神仙，所以事后，我便把他当成救命恩人兼知己好友，而他则把我当成情感咨询师，我借他淡定疗伤，他借我好奇求知，两相得益，没有压力。

以至于后来，当青岚再坐着凤车拦在我面前秀帝江对她有多好，秀帝江又给她寻了什么稀世珍宝的时候，已经跟着碧方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万物皆空之后，我竟可以一边嗑瓜子一边云淡风轻地对她诚恳建议：“听闻青龙王欲把女儿送给陛下做妃子，天后娘娘有空在我这里秀恩爱，倒不如多去看点儿凡间的《后妃传》，抓紧时间多学几招，好对付未来那些源源不断的新欢。”

青岚俏脸一白，拂袖而去。我抖了抖裙裾上的瓜子壳，随后掏出专门记录我与她斗智斗勇的对战簿，果断给自己的胜利战绩添上了一笔。



辨错篇

FEICUO  
PIAN

凤夜的炽焰鸟衔着大红喜帖前来寻我的时候，我恰好拿着凡间近日最火的一个话本去莲台寻碧方一并分享。

故事起初很美好，讲的是女将李思思和威远侯世子萧昭不仅有青梅竹马之谊，还有十多年来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的过命交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必定会在一起。可后来战争结束，两国和谈之际，敌国公主薛蔓竟对萧昭一见钟情。想得到萧昭，就必须先除掉李思思，为此薛蔓几乎不择手段，挑拨造谣暗杀等等手段无所不用，还捏造证据污蔑李思思通敌叛国。众口铄金，君上多疑，是以没多久李思思便被判入狱，而她与萧昭之间也因为种种误会渐行渐远，薛蔓也就此乘虚而入。

好在李思思的侍卫一直忠心为主，在李思思入狱之际一直四处收集证据，最终替李思思洗去了冤屈，还揭露了薛蔓真正的目的是来京城收买大臣祸乱朝纲。得知一切之后，萧昭悔不当初，亲手斩杀了薛蔓，并亲自接了李思思出狱，至此两人终于破镜重圆终成眷属。

看完之后，我感慨：“这真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啊！”

“感人？”碧方抬头，一边优雅地将碧绿的茶水倒入洁白的茶碗内，一边言辞犀利地批判，“除去敌国公主罪有应得这一点，我并不觉得一个始乱终弃立场不坚还识人不清的男人，和一个蠢得无可救药、明明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却依旧以为只要有爱情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傻女人，最

终一起自我欺骗粉饰太平一笑泯恩仇的故事有任何感人点。”

他顿了顿，见我猛地起身似打算反驳，又悠悠道：“还是说，你又从这个故事联想到了曾经的自己？”

我有些心虚地别开眼：“谁联想到了……”

“虽然你内心深处一直有跟帝江破镜重圆的幻想，但是……”搁下了手中的茶盏，碧方伸手在竹桌上轻轻敲了两下，莹白如玉的指尖在翠色的竹桌映衬下显得分外修长好看，可他说出来的话却还是一如既往的可恶，“别的不说，就你那点儿核桃仁大小的智慧能斗得过已经恶补了许多《后妃传》，在后宫掀起无数场腥风血雨的青岚天后吗？”

“谁说我斗不过她！”一口气灌下整整一杯茶水，我伸出食指，缓缓对他晃了晃道，“凡人的东方国度有位伟人说得好，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如今的我已经跟过去全然不同了。”

幽幽茶香冉冉蒸腾，他隔着朦胧雾气问我：“有什么不一样了？”

我举例道：“好比说，以前蟠桃大会众仙吟诗，青岚明知道我白虎一族皆是武将，几乎都大字不识一个，可她却偏偏每次都喜欢让我吟诗。而生性率直的我，往往想也不想便吟上一句，‘天青青，草绿绿，一群神仙在放屁’这类诗句，从而被文曲星那些老学究狠狠嘲笑。”

“那现在？”

“现在饱读诗书的我，会先优雅地调整坐姿，然后露出恰到好处的甜美微笑，最后朱唇轻启，对着青岚柔声念出‘花是香香的，水是静静的，你是贱贱的，我是纯纯的’，这类完美无缺的诗词，想来一定会惊艳四方，得到一致好评，让青岚刁难我的打算全盘落空吧。”

碧方闻言，先是抬头看了看天，而后又低头看了看水，最后抬手在腹部揉了好一会儿，才面无表情地看着我道：“今早明明未曾用过膳，可为什么就这么想吐呢？”

“你……”

我握紧双拳，挺直脊背，正准备用最犀利的言辞让他意识到他的行为已经伤害到了一个安安静静的美少女，他必须为此付出惨烈代价的时

候，却不曾想忽有炽热火浪从身后猛然袭来，我急忙闪身躲过后，便瞧见我原本坐的位置上立了一只两人多高、浑身被烈焰包裹的红色巨鸟，它一脸傲慢地衔着张红色帖子站在那儿。

凤莜的帖子很简单，大意就是她老人家历劫归来，顺带从凡间拐了一个模样俊俏的小鲜肉回族地成亲，为避免族中长老反对，得赶在他们之前把生米煮成熟饭，让我尽快赶去与她会合替她护驾。

我一开始准备直接驾云前去，可转念想到，凤莜在下凡历劫前便已经继承了朱雀一族的王位，如今天帝之下，便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神的王位最为显赫，这样的场合难免不会遇到帝江和青嵒。

时至今日，我虽然已经可以很坦然地面对青嵒，可但凡有帝江在的场合，我却依旧缺乏直接面对的勇气。所以略微踌躇了一会儿，我便学着炽焰鸟的模样，张开双臂扑向了碧方，紧拽着他的衣袖，眼巴巴地看着他道：“碧方大人，跟我一起去朱雀族地参加婚礼吧，凤莜那家伙老早就跟我说，她想瞻仰您的仙姿了。”

“哦？”他轻轻看了我一眼，不为所动。

我努力睁大眼：“真的，你要相信我，看我真诚的眼睛。”

他微微挑眉：“说人话。”

我低头，将十个手指轮流对了一遍，才深吸一口气，沮丧道：“帝江有可能也会去。”

“瞧你那点儿出息！”抬手狠狠截了我的脑门儿，碧方恨铁不成钢道，“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昔年大闹天宫的孙猴子都从五指山下来一心向佛了，你为什么就一直放不下呢？”

我揉着被截疼的脑门儿，长长叹了口气：“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当年他离开的时候能把所有的回忆都带走，当作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这样我也不用再思念他，也不用一听到他的名字便胸口闷疼。

碧方怔怔地看着我，良久，才转身背对着我，岔开话道：“你跟朱雀王很要好？”

西风猎猎，芳草起伏，他身上的青衫几乎和那片绿意连为一体，有那么一瞬间，我竟莫名觉得他的背影有些悲伤寥落。

用力摇头将这样诡异的想法甩出脑袋，我追忆道：“我跟凤夙虽不同族，可是凤夙却屡次在我白虎族危难之际出手相帮，所以眼下别说是她只是想与一个凡人成亲，与朱雀族中的所有权贵为敌，就算他日她想去抢魔族第一美男子，得罪整个魔族，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带上结实耐用的捆仙绳，与她一起前往。”

语罢见碧方依旧沉默，我琢磨着兴许是我这段感慨讲得太过热血沸腾，以至于引发了他诸多热泪盈眶的联想。顿了顿，我便伸手拍着他的肩膀，十分体贴地补了一句道：“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聪明善良如我，是不会笑话你的。”

碧方闻言，终是侧头轻轻看了我一眼，扬唇道：“别误会，方才我不过是在想，你既然都有胆子敢杀去魔族抢第一美男子，为何却没有勇气杀到重明族去挽回你的老相好。”

我张了张嘴，几番想要反驳，却又觉得他说得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最终只能捧着再次碎了一地的玻璃心对他愤愤谴责：“不插刀还是好朋友。”

碧方拂了拂袍袖，漫不经心道：“这日头太烈了，好像不怎么想去朱雀族地了。”

我仔细在心中念叨了一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后，这才撒着欢地跑到他跟前，双手捧脸，笑得跟太阳花一样灿烂道：“碧方大人教训的是，碧方大人说什么都是对的，一会儿驾云的时候我替碧方大人开路，保证让您旅途愉快一路顺风……”

朱雀一族都喜炎热惧严寒，所以他们的族地在天界最南端，名唤殷土，是一片温度极高、经常会有火山喷发的危险地带，一般若闲来无事很少会有神族去那儿自讨苦吃。

一路驾着祥云加紧赶路，半个时辰后终于到了朱雀王宫。

朱雀王宫分外中内三殿，外殿是供奉历代朱雀王神骨的地方，中殿是朱雀族议事的地方，内殿才是独属于朱雀王的宫殿。由于我跟凤莜是手帕交，所以每每前来都免去了侍卫的通报直接进入内殿。

可今日有些奇怪的是，本该重兵把守的外殿宫门竟空无一人，而内殿方向温度奇高，隐隐还有神力波动和巨大的声响不时传来。

我与碧方飞快对视了一眼，皆暗叹一声不好，然后齐齐加快速度奔向了内殿方向。

我到的时候，一些道行低微的侍卫已经承受不住威压悉数昏了过去，而凤莜正在被他们族中的长老围攻。

昔年她继承王位时族中便有很多人不满，如今好不容易历劫归来却又执意要与一个凡人成亲，朱雀一族是最注重声誉的神族，此消息一传出，几乎所有的长老都赶了回来，为的就是在明日婚礼之前搅黄这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直接棒打了这对小鸳鸯。

若今日的主角只是族中普通的勋贵，面对这些来势汹汹的长老，或许早就手脚发战地妥协了。

可凤莜是谁？

天界众所周知的是，要辨别朱雀一族的神力强弱，只需要看他们身上的羽毛，但凡颜色越接近正红者，神力便越强，反之则越弱。而凤莜虽诞生于朱雀王系血脉，可因为出生时全身羽毛为淡金而非正红，当即便被族中判定为连平民都不如的王系耻辱，转身便将她当作垃圾一般，丢去了妖兽遍地的蛮荒战场，任由她这颗弃子成为妖兽的食粮。

转眼千年过去，当朱雀族中几乎没人再记得当初那只被抛弃的小金鸟之时，凤莜却着一袭似血红衣，踩着一只炽焰鸟空临族地。

朱雀两百岁即可成年化形，而辨认化形之后的朱雀强弱即看他们的发色。没有人知道在蛮荒究竟发生了什么，长老们都只知晓，再度归来的凤莜拥有一头颜色似血的漂亮长发，道行深不可测。

彼时恰好老一代的朱雀王在替天庭征战大荒北部之时陨落，新的夺王之战即将展开，凤莜没有去拉拢任何族中的势力联手，也未曾千辛万苦地去四处寻找厉害的法宝，只身一人，带着一鸟一鞭，用绝对强悍的实力打败了各路族中豪强，用自己的双手杀出了一条通往朱雀王位的血路。

但一般的王在夺位之前都是先从培养自己的势力开始的，如她这般没有任何背景扶持的孤王，很难得到族人的支持和认同。再加上王者的位阶在天庭已属上神，要继任上神就须得去凡间历劫。且不知为何，但凡去凡间历劫的神族十有八九都未能重返天界，朱雀族中的勋贵们在长老会上几乎都没给凤莜任何开口的机会，便齐齐对天庭上书表示他们的新王自愿去凡间历劫。

他们想，国不可一日无君，族不可终年无王，只要百年之后，凤莜未能重返天界，他们便可理所当然地再度发起新的夺王之战。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凤莜居然只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便毫发无损地回来了，还一跃成为近千年时光里唯一一个渡劫成功的上神。

绝对强悍的实力加出人意料的气运，凤莜的王位本已无可动摇。

可她却偏偏在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凡人，还执意要与那凡人成亲。

于是族中有实力夺王位的勋贵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顺理成章对凤莜发动攻击，将她赶下王位的大好机会，连虚伪的借口都不用再找。

“凤莜，你身为朱雀王就须得要有王者的自知，我朱雀一族乃是血统最高贵的神族之一，岂是区区下界凡人可高攀的。”为首的朱雀长老名唤凤离，发红似火，是如今朱雀族最有声望的太上长老。

“嗬——”凤莜姿态慵懒地靠在已经变大数倍的炽焰鸟身上，一边漫不经心地梳理爱鸟的翎毛，一边轻轻晃了晃手中的金色长鞭，“真是好笑，你们口口声声让我必须要有王者的自觉，可你们自己到如今却连一声王上都不曾唤过我。就算今日我取消婚礼并把沧曦送回凡间，想必他日你们也会找其他借口对我宣战夺权吧！”

“凤莜，你不要强词夺理。”凤离神色不变，一脸的正气浩然道，“你是正经通过夺王之战登上王位，我等皆是一族长老，岂会做出那等以下犯上的荒唐事。”

在他说话的同时，所有朱雀族的长老一个不落地快速走位列阵，堵住了凤莜的所有退路。

我鄙夷地看了他们一眼，对碧方道：“我怎么觉得那家伙的话一点儿说服力都没有呢。”

碧方点头，深以为然：“这样的阵势，岂止是打算以下犯上，说是杀人灭口也不为过。”

显然凤莜也极清楚自家族中的长老们是多么虚伪的一群生物，所以当他们列阵结束的那一刻，她便将目光轻轻落在了我身上，表面上朱唇轻启，用细细的嗓音柔声对我道：“桑染帝姬，多年未见，吾甚是想念，今日不巧，族中略有争执，倒让你见笑了。”暗地里却传音给我道：“臭丫头，还不快给我滚过来，非要等老娘被这些老不死的烧成烤小鸟了，你再来替我收尸吗！”

几乎是她话音一落的瞬间，朱雀长老们的目光便齐刷刷向我怒瞪而来，为首的凤离更是皮笑肉不笑道：“素闻桑染帝姬与我族王上私交甚好，但今日乃我族中私事，还劳请帝姬自行离去，切莫出手干预。”